

绵绵  
乌伊岭

□文/张大斌 摄/邵国良



航拍乌伊岭。



乌伊岭深处。

龙头新闻App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

风物

要走就走最远,要浪就浪最欢,要挑战就要挑战极限。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这是我的人生准则。

伊春,在我这次远游的计划中,就是最远最欢最极限的目标,其它都是顺带。伊春在哈尔滨偏北,乌伊岭在伊春最北。在一路向北的行进中,每向前一步,暑热就退两尺,风景就美十分,心情就亢奋百倍。不过,今年夏天天气诡异,没有章法,不是暴雨,就是奇热。哈尔滨人说,这种热,从来没有见过,人生第一回。伊春也是这样,汤旺河同上。汤旺河没有夏天,来的时候舒适宾馆前的人纷纷嘟囔,说是晚上要盖被子,不知世间空调电扇为何物。事实也是,没有任何一扇窗口有空调的影子,满大街琳琅满目的物品,单缺一把小而柔弱的扇子。

乌伊岭是一场意外的美的艳遇,就像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刚好砸在我们的头上,一阵狂喜自在其中。伊春林海到处都是美,最美在汤旺河。我们快速穿过伊春市城区,马不停蹄地追击汤旺河。途中不为美色所动,不畏暴雨围猎。终于在天黑之前,到达指定地点。

汤旺河的傍晚,以它的安宁、清纯、秀美、凉爽、地广人稀,以它从前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的旧时光,以它每立方近三万个负氧离子的洗肺模式,接纳了人困马乏的我们。

汤旺河给人以家的抚慰。一座满是崭新俄式风情尖顶建筑的弹丸小城,街道和绿化都令人可圈可点,一栋栋民居之中,不见居民的进出,几乎都变成了接待外宾的“总统套房”。我们陶醉在一个名叫舒适宾馆超值的享受中。于是,果断决定,修改路书,按下旅行暂停键,权且受用这无边的大自然的恩赐吧!

就这样,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作为返程的一场旅行期待,有了乌伊岭的前情演绎铺垫。

乌伊岭,很容易混淆为乌梢岭,虽说都是山林,但是,它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种风格。乌梢岭,是关内见惯不惊的风景。乌者,黑得深沉而有内涵的一种颜色也;梢者,山之巅是也。加在一起就是如墨一样黑的山尖。乌伊岭,乌伊者,蒙古语也,树木繁多之意。但它们都称岭,山之次也。其高不如山,其平又不如地也。

整个伊春林海,都属于小兴安岭腹地。乌伊岭就是小兴安岭的一支。这次到东北来,使我明白了岭和山的区别。山是突兀隆起陡峭的高地。岭,大概只是比平地高一点点的台地。乌伊岭这一支山脉,便是岭的标本,最像岭的样子。一眼望去,其实就是起伏的林海。

重点是这片山脉中间,埋伏着一个奇迹,那就是乌伊岭湿地。湿地就是林中的洼地。所谓洼,就是比平地低,比岭更低之处。犹如一个天然而巨大的水圈子,周边的水都来这里集结,经年累月,终成气候,然后揭竿而起,向外攻城掠地,不断扩张自己的地盘。

形成湿地的是水,但形成水的却是树,是一望无际的大森林。汤旺河被誉为红玛瑙之乡。但玛瑙石是埋在地下的,不是凡夫俗子轻易可见。我等俗人能见的,是那莽莽苍苍郁郁葱葱的大森林。森林的树木以红松为主,整个小兴安岭都是红松的故乡。在红松之间,也夹杂着一片一片白桦林。白桦身材颀长,如荷尔蒙正在扩张的清纯少年。白桦林是青春林,上面长满了一双双多情的眼睛,看上去勾魂摄魄,意乱情迷。

伊春林海是个千面人,乌伊岭是千面之王。我们看到的不过是它盛夏某日一个生命体征。在它三百六十五般变化,春夏秋冬四季不同的装扮,早中晚三次换台,阴晴不定地酝酿情感中,我对它的了解,几乎为零。

乌伊岭湿地。

乌伊岭上的森林。

金秋的乌伊岭。

那年那月

他们扒铁路、炸桥梁、袭击列车,  
给予了日本侵略者沉重打击——黑土地上的  
“铁道游击队”

□于博



呼海铁路管理局旧址。

1954年1月,著名作家刘知侠根据闻名微山湖、临枣铁路一带的抗日英雄、铁道游击队创建人之——洪振海的抗日故事创作的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出版后,立即在社会上引起轰动。其实,日军铁蹄还没有踏进齐鲁大地的时候,广袤的白山黑水已经硝烟弥漫,无数黑土地儿女为了民族的尊严,为了家乡父老乡亲,百里青纱帐擒豺狼,铁路线上斗狂魔,克晋河畔燃起了熊熊的抗日烽火。

现在的黑龙江省绥化市北林区四方台镇就诞生了一支沿着呼海铁路线(由哈尔滨的三棵树经呼兰至海伦线)抗击日寇的抗日义勇军。这支黑土地上的“铁道游击队”的创建者之一是张适。

## 铁道游击队诞生

四方台镇,它名字的由来与一个古代遗址有关。镇南友谊村有一处土山,形近方形,占地5公顷,据史料记载,此为金朝军队储粮窖穴。

四方台为绥化县(今绥化市北林区)第一小镇,呼兰河逶迤而过,红都拉砬山傲然耸立,普光寺钟磬袅袅,林木葱茏,田畴平阔,五谷飘香,风光旖旎。90年前,张适在四方台组建的这支“铁道游击队”,在这里向日本侵略者庄严宣战!

1929年春,张适接受党的指示来到东北,这是他第一次踏上东北这块土地。张适到四方台后,通过共产党员、私立博文小学校校长梁道静的关系进入到该校,任教务长。博文小学当时在四方台为最大私立学校,有师生教职员共200多人。学校为开明绅士姜鹏博投资兴办。

1931年10月,中共北满省委批准四方台成立特别支部,张适任书记。一年后,四方台特别支部发展党员10余名。特别支部凭借铁路运输线的便利条件,积极与其他呼海铁路沿线党组织联系,共同作战。张适以呼海铁路党代表的身份,在绥化县(今北林区)、呼兰县(今哈尔滨呼兰区)、海伦县(今海伦市)等车站发展党员,培养党的积极分子。

值得一提的是,四方台特别支部是我党在绥化地区农村建立的第一个党组织。1932年3月,日军占领哈尔滨松浦车站后,计划沿着呼海铁路继续向北侵略。四方台特别支部积极发动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宣传我党的抗日方针和政策。张适与姜鹏博协商,凭借姜鹏博在社会上的地位与声望,动员有抗日爱国热情的师生、铁路工人、农民拿起武器,向侵略者宣战。他们主要活动在呼海铁路线上,扒铁路、炸桥梁、袭击列车,给予了日本侵略者沉重打击。张适为这支队伍写了队歌,只可惜现在只留下了这几句——

危急的灾,  
灭亡的祸……  
磨我的刀,  
拿我的枪,  
同把祖国保!”

## 正式亮出抗日的大旗

同敌人武装斗争的前提是要有武器。张适决定没有武器就向敌人要。是夜,漆黑一片,几个黑影摸进了四方台车站警察所,一声断喝,几个警察吓得浑身筛糠,只顾求饶。蒙着面的张适摘走警察的驳壳枪,俗名盒子炮。

警察所被人端了,枪被抢了,这还了得。第二天,四方台镇出现了大批军警,挨家挨户搜查。张适他们把枪藏在

博文学校的地下仓库里,在姜鹏博的周旋下得以保全。几天后,张适把队伍拉出,正式亮出抗日的大旗。从此,呼海铁路线上,这支“铁道游击队”给予了日寇迎头痛击。

由于队伍刚刚组建,加之没有什么火力配置,张适决定用“软刀子”扎敌人的“肋骨”。一是打击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二是激发人民抗日的斗志,三是锻炼这支年轻的抗日队伍。

张适决定破坏呼海铁路。他带领队伍来到绥化市近郊的万发屯至泥河之间,在夜色的掩护下,把这一段铁路扒毁,一时间,呼海铁路全线瘫痪。

驻望奎的日本宪兵队对于四方台“铁道游击队”不屑一顾,认为他们是乌合之众,不堪一击。他们倾巢出动,气势汹汹地向四方台扑来。张适他们得知这一情况后,迅速集合队伍,从铁路线来到大平原,埋伏在望奎与四方台交界处——王大窝棚屯西一公里处。绥望路在此不但是个陡坡,还有个急转弯,突兀的丘陵遮住了东西来往的视线,而且路两边全是薪炭林,易于隐蔽。临近中午,杀气腾腾的敌人以为张适他们早已闻风逃跑,殊不知一支支枪口正瞄准着他们这些豺狼。日军的汽车一露头,就被路上横亘的树木挡住了去路。敌人哇啦哇啦地跳下车,张适一声令下,十几杆长短枪一起喷出愤怒的火舌,毫无戒备的日军被打得鬼哭狼嚎,抱头鼠窜。此战击毙一名日军军曹,击伤日军士兵6名,缴获了一些枪支弹药。

四方台“铁道游击队”一战成名,也让日本侵略者胆颤心惊,驻呼兰的日本关东军平贺旅团本部命令绥化县、望奎县、海伦县、绥化县驻军联合行动,形成一个包围圈,欲将张适这支刚刚兴起的抗日武装剿灭殆尽!

一时间,四方台上空阴云密布,硝烟四起。张适带领这支队伍冲出敌人的包围圈,北上拜泉县,在那里与日军频繁交战。

## 化整为零分散活动

由于敌人疯狂的围剿,加上给养匮乏,战斗减员严重,为了保存革命实力,经请示中共满洲省委,四方台“铁道游击队”在成立7个月后被被迫化整为零,分散行动。虽然四方台“铁道游击队”只坚持了大半年的抗日斗争,但影响深远,意义重大。

四方台“铁道游击队”解散后,张适来到哈尔滨,担任中共哈尔滨东区委副书记。此后调任中共奉天(今沈阳)特委书记。不久,奉天特委遭到敌人破坏,张适作为嫌疑分子被捕入狱。面对敌人严刑拷打,张适凛然不屈,最终以“国事犯”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12年。1942年,适逢伪满洲国“十年国庆”,张适被特赦出狱。张适又回到他的第二故乡——绥化,开始新的抗日斗争。日本投降后,张适到哈尔滨担任中苏友好协会副秘书长(会长李兆麟)。1946年3月9日晚,在哈尔滨道外区西门脸,张适与李兆麟将军同时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时年41岁。1957年9月25日,中央人民政府追认张适同志为革命烈士。山东省昌乐县人民政府在烈士的家乡立碑纪念。

西边的太阳落山了,四方台的大地一片静悄悄。淹没在无边的绿色之中呼海铁路蜿蜒向前,一列火车飞快驶来,汽笛长鸣。霎时,眼前出现了一幅动人的场景,仿佛看见无数不屈的身影在滚滚的硝烟中俯后继,他们齐声唱着那首动人的战歌——

“磨我的刀,  
拿我的枪,  
同把祖国保!”

本稿图片为本报资料片。